■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 关心⇔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的父母 好,关心父母的父母

余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Ⅰ 第 150 期 Ⅰ 2017 年 3 月 26 日 星期日 主编: 龚建星 责编: 龚建星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gjx@xmwb.com.cn

张云鹏医生的诊室总是人满为患, 少的时候七八十,多的时候一百多人, 时间呆得短的 20 分钟, 呆得长的两三 个小时。张云鹏医生从早上穿上白大褂 开始忙碌,一直忙到下班,筋疲力尽回 到家,喝一杯黄酒,吃一点饭菜,倒头就 睡。第二天周而复始,又赶到祝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针灸室,又开始新的一天 的劳碌,问诊、搭脉、看舌苔、开方子、打 针灸、拔火罐、按摩、牵引……

两万多人从此行走自如

张云鹏医生从事的门类叫风科,古 代医学称之为"疯科",发疯的"疯"!这确 实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厉节风、漏肩 风、鹤夕风、环跳风、龟背风、压头风、绣 球风、鹅堂风、白癜风、缠腰风……现代 医学则把它们叫做类风湿、强直性脊柱 炎、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痛风。

祝桥地区靠海,农民、盐民和渔民长 年生息于"风雨雾潮"的湿地,风、寒、湿, 这三种外邪叫当地人患上风湿病的几率 很高。假如病人是单受风邪而致病,那么 痛无定处,游走不定;假如是寒邪侵袭, 那么疼痛部位固定,钝痛、刺痛;假如是 邪湿,那么身体局部酸痛、疼痛,肿胀不 舒。而得风湿病的人往往是三种外邪兼 得,非常痛苦,不少病人说:生不如死啊!

于是,像张云鹏这样的医生"应运而 生",他们为了别人更好地行走,天天忙 得焦头烂额,天天捉摸最好的药方。

张云鹏的小小诊室每年竟然要接待 两万多病人,也就是说,有两万多人从此 以后行走起来自如多了!

有的病人从上海市区赶来, 有的从 外省市(内蒙古、新疆、北京等)赶来,也 有的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 澳门。来的时候,有的步履蹒跚,有的拄 着拐棍,有的撑着双拐,有的被抬进来, 两腿已经废了……过了几个月,他们的腿 脚灵起来,从卫生服务中心走着回家了。

那么,张云鹏老医生每个月收入是 多少呢?5000元。是的,这位全国中医专 家月收入只有这么一点。

"张氏风科"得到传承光大

'文革"开始了,张云鹏的爸爸张丙 文被揪了出来:"你是埋藏在我们身边的 地主!"于是,张丙文一家7口卷起铺盖 到乡下去种田去了,不能再行医,工资减 到25元,一个人一月生活费只有3块5 毛。那时,张云鹏还在读小学,头抬不起 来了,学费缴不起了,他分担起家庭重 担,跟着老木匠学手艺去了。

1973年,上海航道局党委书记赵传 经得了风湿病,他打听到浦东张丙文专 攻此症,就找到乡下请他治病,结果,毛 病治好了。他立刻跑到祝桥镇革委会大 声呼吁:这么好的医生怎么让他去种田? 治病救人嘛,他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嘛!

革命委员会觉得这个城里来的大官 得罪不起,于是把张丙文调回祝桥,让他 当一个临时的风科医生。

时光如梭,张丙文到了退休年龄,小 木匠张云鹏按照政策, 顶替进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张云鹏想继承"张氏风科",



老老琐言

有病就得治

文/ 剑箫

有个朋友对我诉苦:他母亲一直 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说哭就哭,说闹 就闹,弄得家里很不太平。

我也接触过这类老人,基本没什 么道理可讲。我知道他们可能患上了 焦虑症或是痴呆的前兆,就建议他带 他母亲去看医院精神科门诊,也许难 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后来跟我说,他 母亲一听要去看这个科,坚决不干;

他不知劝说了多少回,可是没用!

有些老人好像只是性格上的问 题,表面看没什么硬毛病,但实际上 显现出来的状况不太正常,也不妨到 医院专科咨询、测试一下。确诊没病 最好;倘若有些指标有问题,该治的 还是要治,拖不起,这是一个原则。

其实 很多时候 治病的方法和 过程十分简单:只需一粒小小的药片!

想跟着父亲学医。可当时的医院领导不 准许: 你是什么阶级成分啊? 还学什么 医? 好好干你的后勤杂务工作!

张云鹏想:我们张氏风科如果没有 传承,到我这一代也就断了。我们从医积 德,为了别人更好地行走,有什么错?你 不让我学,我就自己学。

于是,他开始了求学之路,先是读业 余中学,把初中高中两个文凭都拿到手, 然后考上设在闸北卫校的中医班, 攻读 中医。白天在医院干杂活,下了班立刻从 祝桥赶到上海闸北读书,晚上6点半读 到9点半,放学后回祝桥的所有交通线 都不运营了,他只能睡在姑姑家。清晨5 点钟不到就起床,公交车换摆渡船,再换 长途汽车,一路上他翻着书、看着书、背 着书,紧赶慢赶,赶到医院已经7点钟, 立刻上班,他又撩起袖子开始打杂……

就这样,整整3年,张云鹏终于拿到 了毕业文凭,当上了可以开处方的医生, 他心满意足地开始传承"张氏风科"。

送医下乡的专家志愿者

2010年, 祝桥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杏林村"党员志愿者服务点活动,张云 鹏医生不是党员,但他报名了。他的祖祖 辈辈是中医,一向乐于助人,他们的救死 扶伤正是从祝桥农村开始的,生于斯,长

于斯,报恩于斯。

所谓的"志愿者服务点"就是在祝 桥义弘村和高荣村设两个医疗点,张云 鹏和他的伙伴们每两个星期都要下乡 去为病人看病,不收任何费用,没有任 何报酬。每次下乡,病人早早就开始等 候,治疗完了,总是问张医生:"你们下 次还来吗?我们腿脚不便,不能跑到老 远的祝桥医院去。"张云鹏回答:"我每 个月要送医送药下乡两次,每次两个整 天,我会来的,放心吧,等我上门。"

病人不知道的是,每次张医生下 乡,如果是搭同事的轿车,也要半个多 小时; 很多时候他是骑自行车去的,单 程一个多小时,回来又是一个多小时。

前几年,村民大姚被车撞了一下, 导致脊柱损伤,从此两手酸麻,背部疼 痛,夜不能寐。后来,皮肤开始溃烂,惨 不忍睹。张云鹏在问诊后说:"大姚啊, 不要悲观失望。我的义诊是长期的,你 的病我一定会帮你看好。你呢,每天要 进行健康锻炼,坚持在家里做。我们两 方面配合,一定会让你恢复健康的!"

三个月之后,大姚发现手麻和背痛 明显减轻了,绑带也不需要了,止痛药 也不吃了,他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他 特地跑到祝桥,悄悄给张医生送了两条 中华香烟。张云鹏把烟退了回去:你自 己生活本来就困难,怎么可以给我送这 么贵重的东西呢,我不会收的。

高荣村的老秦得了风湿病, 膝关节 非但疼痛,还畸形了,即使拄起两根拐杖 也只能勉强走上几步路。张云鹏赶到高 荣,二话不说,就在老秦的家里为他拔火 罐,打针灸。临走,还为他配上价廉物美 的中药汤剂, 叫老秦的儿子到祝桥医院 去抓……他特地叮嘱:这药煎了,喝了, 药渣不要倒掉,和毛巾一起煮开,然后把 毛巾敷在膝关节上,很有用的。

三个月过去了,老秦可以扔掉双拐 行走500米了,简单的家务也能做了。他 亲自来到诊室,给张云鹏送来一个旌旗, 上面写:医术一流,手到病除,妙手回春, 使人健康幸福!

张云鹏不但下乡治病, 还参加了健 康知识进社区活动,免费为祝桥人讲授 风湿病的防治:请大家注意,没病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防病,刚得病的时候千万不 要把小病拖成大病,不要乱吃什么偏方, 要及时找医生,病重了一定要积极治疗, 不要丧失信心。你们可以来咨询我,我天 天都在……

没想到很多居民都喜欢这档普及讲 座,更没想到张云鹏一讲就是五个年头。

如今,"张氏风科"通过严格的评审, 已经成为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张 氏风科"的多种秘方获得上海首届中西 医成果奖。2010年、2007年、2002年和 1992年,老中医张云鹏四次被祝桥政府 记功表彰,成为年度优秀医务工作者,同 时成为祝桥"学科带头人"。他参加全国 中西医结合风湿类疾病学术会议, 他是 全国的风科专家,发展了类风湿疾病治 疗的独特之术,同时,他也是骑着车下乡 为病人免费治病的普通医生。

老中医张云鹏时常问自己一句话: 假如我是病人怎么办?



采访手记

行得春风有夏雨

张云鹏不是一般的针灸专家,他 可是"张氏风科"的传承人。"张氏风 科"的第一代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张传 丰,他专攻风科,研制丸散,以丸、散、 膏、丹为主,汤剂为引,清朝时张氏就 已经享誉浦东。到了张氏三世张翼天, 已著有《风科秘传丸方目录备考》,这 书是"张氏风科"的瑰宝。到了张氏四 世张露香, 他采集医药良方 248 个,编 著有《张露香采辑诸方》……

-代-代行医,-代-代相传,传 到张云鹏(小弟)、张云华(二哥)和张 云飞(大哥)哥仨,已经是第十代了。

记者采访张云鹏后才得知, 他退 休后(工资为3000元),服务中心返 聘他,挽留他,希望他继续为行走困难 的病人服务,并保持名牌诊室的荣誉。 于是,张云鹏什么都没有改变,还是天 天到医院去上班,还是一天忙到晚。很 多人劝他说:"你还是自己开一个诊所 吧,这样在经济上可以大大改善,否则 太清苦了。"他总是笑笑:"再说吧……'

这就是张家十代人的品格: 兢兢 业业, 救死扶伤, 不太计较个人得失。